

世界读书日·书旅

八千里路「云」和「阅」

文本刊特约撰稿
陈少兰

我的旅行阅读年历

二〇一二年，陈少兰（中）在突尼斯。

1982年
第一本启蒙课外书《法医学》

我的第一本启蒙课外书非常独特，是前苏联1957年出版的《法医学》。那是1982年，隔壁大院有前苏联时期留学归来的读书人。他遗世独立，鲜与邻里往来，看着颇为凄凉。他总是对我说：“没事就读书，不要问为什么，等有一天你会知道为什么。”这话我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他也有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卡列尼娜》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但七八岁的我，只对那本脏兮兮的《法医学》一见钟情。那里全是生物、化学、物理知识，翻开的一瞬间，它就像一道光，照亮我的每寸肌肤。它帮我打开一扇巨大的窗，从此科普类书籍成为我的最爱之一。

科普读物能让人理解大自然的力量和个人的渺小，理解我们从何而来，因何离去，理解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，让我们进行自我教育，包括死亡教育。

我特别喜欢天文学。相对于宇宙，人生实属白驹过隙。我据此明白，除死无大事，什么都不值得焦虑，只此一生，穷尽办法做喜欢的事则死而无憾。阅读是其中一种。

2004年
地铁里的沉浸式阅读时光

我毕业后曾回海南一行政单位工作7年，2004年辞职去上海当律师。水泥森林里，北纬30度盛夏里的烈日时常晒干我的脑细胞。生活异常艰辛，我每天地铁一号线通勤三四小时。上海一号线算是全世界的最挤地铁，挤得人灵魂出窍。我听着莫扎特、肖邦，带着书，于喧嚣、拥挤、汗味四溢弥漫中，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那里属于我一个人，只有我！所有我喜欢的书——《邓小平时代》《万古江河》《克里米亚战争》《中东2000年》《我的应许之地》《时间简史》抚慰了我的心灵。我从未因大都市的匆忙而迷失自我。很难想象没有它们，我该如何度过。生活的局促会过去，但书本没有，今天的我，还是喜欢在地铁上度过每天的阅读时光。每次读到那些经典，感慨万千，作者倾其一生写的书，读者只花数十元，则人类文明的精华已在眼前。

我是律师，这个职业对逻辑能力、论理能力要求高。这些能力更多是在长期阅读历史、宗教、哲学、科普中形成。比如处理专利案件时，客户发现我能很快地理解技术细节。这种综合能力难以形成于简单法律条文研习中。法律如何规定只是浅层，深层次的是它的立法目的？它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？它是如何或者说它应该如何运用于司法实践？大处着眼，小处着

手，唯其如此，方能更好地处理个案。

现代社会焦虑者众，原因多样，但我认为与缺少工作生活之外的“非功利”爱好有关。把业余时间放在书本里，了解并理解世界和人，有利于打造精神饱满的自己，减少外界困扰。

2009年后
110国旅行路上的心灵慰藉

再后来，旅行成了人生常态，我一个人或带着女儿去过110个国家和地区旅行。旅行路上，书本陪伴我度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。我也对女儿说“没事你就读书，不要问为什么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为什么”。

我不知道她是否理解这句话。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

数十小时的洲际飞行，或数十小时的翻山越岭，如果没有书本，心灵无处安放。在哥伦比亚我有《百年孤独》，在古巴我有《老人与海》，在坦桑尼亚我有《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》，在匈牙利我有《变形记》，在奥地利我有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，在阿尔及利亚我有《鼠疫》、在澳大利亚我有《荆棘鸟》，在俄罗斯我有《战争与和平》。因为书本，我得以理解所到之处人们的人生与喜怒哀乐。我在书本里与世界和自己和解，它们从未远离我，它们奔腾于我的动脉与静脉，深入我的毛细血管，它们就在我的DNA里。我清晰地知道，此生此世，除却此事无所依。它们让我理解，只此一生，我们都用心灵感知世界，并理解我们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唯一的任务是好好地度过它。

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有“九字经”：没关系、想办法、算了吧。也就是，遇到任何问题，第一时间就是让自己或周边亲友不焦虑，想办法去解决，穷尽办法后解决不了的，就坦然接受。

读书与旅行、听音乐一样，它能让我们面对现实世界时更安然。人的一生，或多或少会遇到不顺或者痛苦，诸如失恋、失婚、失亲。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度过？此时，有爱好和没爱好，差别很大。有爱好的人，遇到难以排解的痛苦，他去读书，去旅行，去听音乐，让时间解决一切，他理解一切都将过去。

去年我父亲往生了，我好像并不需要过多的心理建设，因为很小就在科普读物中理解，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。年青的时候，我们穷尽一切认识世界，等我们老了，就安详地面对死亡，像奔腾数千公里的河流，最终平静地汇入大海。



二〇一五年，陈少兰在乍得。

2012年

从云端阅读到立体阅读

常年旅行，携带纸质书成为不可能，而kindle或手机里，可以装数百本书，线上、云端的更多。

我读书比较随意，通常不会读完一本，再读下一本。总之，读什么，不读什么，完全看心情，没有定势。如执着于纸质书，估计无法这样安排。如果说哪方面有定势，就是差不多20年来，我始终关注英国期刊《经济学人》与《金融时报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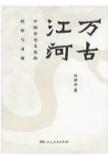
我对于纸质书，并没有许多读书人那种迷恋。有个开实体书店的朋友说：“陈律师，如果你这么喜欢读书的人，都不去实体店，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前途的。”

我也听不少朋友说，还是更喜欢读纸质书，因为更有“书”的味道，更容易做笔记，可以写写画画。其实电子书也可以做笔记，甚至更方便做笔记。我有个习惯，叫立体阅读。就是读书的时候，发现知识空白就直接查询，而且会一直往下查，直到所有与此相关的知识点都获得足够信息。电子书通常可以直接选中关键词，在各种工具中查询，非常方便。我个人认为电子书成为主流是难以阻挡的潮流。

虽然是女性，但我读的书通常都是男性更喜欢读的一类，比如历史、政治、宗教、科普。当然，一个人对什么样的书籍有兴趣，和性别并没有太大关系，取决于自己喜欢什么。

喜欢什么样的书籍，可能与环境相关，也跟偶然性因素有关。小时候，家里只有父亲的时政类报刊，虽然大家都看金庸、琼瑶，但这些我都看不懂。我就看那时的里根、邓小平、戈尔巴乔夫、撒切尔夫人、李光耀的各种报道，可能是我更喜欢了解和分析现实世界。这与旅行异曲同工，都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。

在大部分人看来，我属于过分专注的人。这个习惯或许好，或许没那么好。好的地方当然是能保持终其一生的阅读习惯。坏的地方就是因为阅读和旅行占用了绝大部分时间，不喜欢往来，看上去不近人情。好在互联网时代，交流方式比以前多了很多，也更方便快捷。阅读者可能会孤独，但互联网也让我们不再那么孤独。现代生活节奏快，孤独的心灵无处不在，而阅读者也会有不同的方式相互抚慰远方的心灵。■



海南岛传：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



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（汉译人类...

万古江河



欧洲现代史：从文艺复兴到现...



八月炮火

陈少兰手机上的几本电子书（截屏）。